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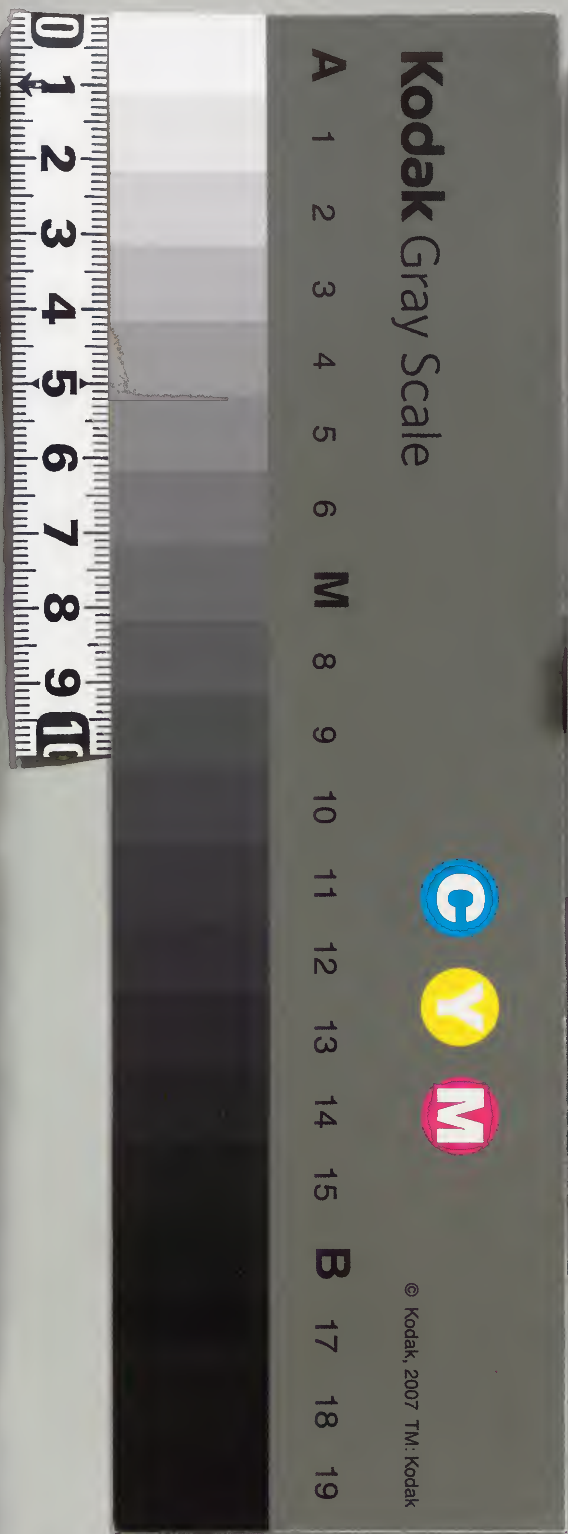
聖學輯要

五六

漢	九	九	九	九	漢
書	四	一	一	一	書
門	八	八	八	八	門
類	八	八	八	八	類
架	九	九	九	九	架
冊	五	五	五	五	冊

內	九	九	九	內
閣	四	一	一	閣
文	八	八	八	文
庫	八	八	八	庫
架	九	九	九	架
冊	五	五	五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98
冊數	5 (4)
函號	299 164



聖學輯要卷之五

為政第四上

上篇二章下篇
八章凡十章

淺草文庫

臣按國者家之推也。正家然後可以正國。故為政次於正家。

論為政章第一

著于首。臣按為政有根本有規模有節目。今合為一章。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周書
秦誓

蔡氏曰：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



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大學曰：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臣按天地為萬物之父母，元后為斯民之父母。此言甚切矣。張子西銘，則以天地為父母，大君為宗子，而其說尤為詳備。故謹錄于左。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

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也。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

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

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

惇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
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
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化底是氣有跡可
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
可窺故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
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顛封人之錫類不弛勞
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訂頑一篇意
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臣按西銘是學者為仁工夫非專指人君之事

而載于此章者人君父事天母事地以斯民為
兄弟以萬物為儕輩以充仁心然後可盡其職
故此篇於人君為尤切夫天地生物而無所作
為民物受命而不能自立上代天工下理萬物
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者其不在元后乎
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虞書大禹
謨下同

蔡氏曰艱難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
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
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
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

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
 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辜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蔡氏曰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
 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
 其澤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
 堯能之蓋為謙辭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
 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
 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
 也

臣按人情責之以所不能則猶能勉從若責之

以所已能則必慙然尤其不相知也夫克艱之
 道要在嘉言罔伏舍已從人而舜之所以為聖
 為治者實出於斯今禹非不知舜之已能猶不
 敢以為有餘而申傲之舜亦不以已能為自足
 而不敢當焉此虞朝君臣所以交盡其道而聖
 人之所以益聖也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論語下同

朱子曰幾期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仲虺作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商書仲虺之誥○此段仲虺告成湯之辭

蔡氏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

之論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周書洪範

蔡氏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叢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達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一作拱

○論語

朱子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

曰荀子之不欲也貪欲雖賞之不竊○荀子荀况所著曰
 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樂也樂圓而水圓
 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
 濁則流濁○董氏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
 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犯
 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
 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
 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
 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
 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
 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
 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
 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
 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
 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
 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官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
 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貴魚順序而無一
 人敢恃息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

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携僕奄尹
 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
 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
 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
 後教誦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眾志成服紀綱
 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
 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
 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
 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

臣按人君脩德是為政之根本而先知君職在
 於父母斯民然後建中建極以為表準則其效

若衆星拱之矣舜禹孔子仲虺之說是建中建
 極之要領故具載焉嗚呼父母之於子慈愛者
 衆而人君之於民行仁者寡其不念天地付畀
 之責甚矣

右言為政之根本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論語下同

朱子曰道治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時謂農隙之時○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
 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

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朱子曰：僕，御車也。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朱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

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子曰：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

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

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

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

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

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

皆可師法。彼二君其能然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朱子曰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朱子曰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朱子曰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朱子曰以人情而言則

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守信也棄棄信也

右言為政之規模

○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中庸

朱子曰經常也體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賔旅若使臣或商賈自遠至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

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
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
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
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
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
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
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
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
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
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
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
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許氣稟

音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稍者出物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子賜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廛市宅也賦其市地法而不廛治以市官之法則

天下之商皆悅而願歲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譏非常不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

助而不稅但使出力以助耕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

出夫家之征戰國時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

岷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雖有
百官有司不得其職何異無人如金人渡河曰南
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入守河吾豈能渡哉此
是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右言為政之節目而推本為說

臣按為政大槩不出此章而下文推演為說建
中建極為政之根本也富庶而教為政之規模
也九經之事為政之節目也但九經通本末而
言所謂修身者即建中建極之謂也所謂一者

又建中建極之本也

殿下其致思焉

用賢章第二

臣按孔子曰為政在於得人不用賢而能致治
者未之有也君臣相得乃可有為人君之職惟
以知賢善任為先務故此章居先而章內議論
特盡其詳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論語下同

朱子曰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
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
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
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此二節言脩己而心公理明然後可

視其所以

朱子曰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朱子曰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臣按所行雖善若有好名好爵之念在心則所由不善矣

察其所安

朱子曰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所為則易見矣若所由則非窮理知言者不能辨識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朱子曰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

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朱子曰人

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

右言觀人之術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張子曰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程子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職庶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易曰君子同而異

睽卦象辭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臣按君子於彛倫之行與俗大同而其中有異焉愛親則同而喻父母於道不以從令為孝者異於俗敬君則同而引君當道不合則去者異於俗宜妻則同而相敬如賓不溺於情慾則異於俗順兄則同而怡怡相勉磨以學行則異於俗交游則同而久而敬之相觀而善則異於俗

彼不愛其親不敬其君夫妻反目兄弟傷和朋友相賊者此固亂常敗俗之人不足言也世俗之有行者類不知君子之道故徒養口體陷親有過而反疑君子之不從父令以為不孝不得於君則熱中進不知止而反疑君子之難進易退以為不敬以情壞禮過於昵狎而反疑君子之晝不居內以為非情兄弟相聚所娛者酒食宴樂而反疑君子之切磋勉學以為傷於友愛朋友善柔拍肩執袂以相戲侮而反疑君子之攝以威儀以為友契不密俗見之痼久矣若非在上之人先職道理為具眼者則其不以異俗

為非者鮮矣雖然君子之所以異於俗者以風俗不固古道故也若化行俗美斯道大明而大行則世俗皆君子也雖欲獨異其可得乎

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

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以道事君者不從

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本註上○孔子曰

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真氏曰進謂入見其君也退謂出適私室也○孟

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

能謂之賊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

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已上二條言以道事君○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宋神宗欲用

司馬光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程顥曰

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

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

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光果辭召命神宗

知光之賢而不能其言徒欲以召命致之○孔其可謂好賢乎○已上二條言不可則止○孔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賢者就役則位有序

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亂者賢不肖謂也故君子三揖

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呂氏曰三揖三讓也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

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也○呂氏曰

君信我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

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

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

已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已上二條通論進退之義

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

朱子曰得已言不失已也如云不失其身也民不失望言

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孟子曰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卦上九爻辭

程子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

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太公未出之時有知止足之道退

而自保者張良疏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

中昏蟠之類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

接興荷貴之徒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

者也

臣按士之不仕固非一端而大槩不出於程子

所論四者所謂得者上三條也所謂失者下一

條也所謂大者上一條也所謂小者下三條也

夫道德之士非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見非諫行

言聽則不可得臣人君所當推誠委任終始勿
 貳者也若知止度分之士亦有二焉若見危亂
 之幾而先退則人君當感悟改過消絕禍萌而
 盡誠收用可也若不見禍幾而只求恬退則人
 君當不奪其志嘉賞其節以為勵庶耻之具可
 也至如獨潔其身者雖過中失正而超出利欲
 之外比諸決性命之情以號食富貴者則清濁迥
 隔矣人君亦當示以褒獎以成隱逸之名可也
 後之人君略知賢者之可好而不知所以好之
 之道或有縻以爵祿不用其言使之難於進退
 者如詩所謂執我仇亦不我力之類或有徒好其名不求其實

強委以所不能使之僨事失已者如晉用殷皆
 非真好賢者也必也知之極其明用之適其才
 信之盡其誠然後可謂真好賢矣

右辨君子之行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論語下同

朱子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新安陳氏曰得
 謂得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

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
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
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
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
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
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又曰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
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
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

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
乎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而內荏則雖與巧言
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則實巧言令
色之尤者聖人惡之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

朱子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
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
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
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鄉原德之賊也

朱子曰原與愿同謂謹愿之人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臣按貪污諂佞是小人之常態苟非庸闇之君則辨之不難惟似是而非者雖明主或不能辨焉蓋君子正色諤諤而小人之色厲訐直者似之君子行全無瑕而小人之謹愿無刺者似之

宜乎聖賢深以為戒也夫鄉原闇然媚世自以為是使流俗雷同安於姑息卑污之境沮抑行道之士杜絕為學之路其為害殆甚於異端之惑世矣後世之士若指為鄉原則孰不慙且怒哉然夷攷其所為則瞻前顧後謹身持祿一聞復古之說一見志道之士則輒嗤以迂闊難成惟以因循牽補為務此皆學鄉原者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反經之責深有望於殿下焉

右辨小人之奸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平色莊者乎論語

聖學集要卷之五 五
朱子曰言但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朱子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

未必無一長可取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子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

於利矣。○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此義利之分也。朱子曰：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蓋。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霄壤之判，勵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其事，雖善而納交，要譽與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子曰：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春秋傳曰：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子猶梁丘據也。馳

至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音戰，猶然也。宰夫和之

以洩其過。言洩去其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

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

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曰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
周公而比私爾○朱子與丞相留正書曰朋黨之
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
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
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跡而
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
目以為黨漢黨綱唐清流紹聖元祐之事今未遠
也丞相未能不以朋黨為慮喜恐丞相或未深以
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
朋者此一介之行也迎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
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

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
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
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
責哉喜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
邪為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
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
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
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
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
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臣按人臣之惡莫甚於私黨人君所痛嫉者亦

莫甚於朋黨故小人之陷君子必以是為嚆矢
第患人君不之察耳苟或察之則公私忠佞辨
之何難所謂察者只是察其心耳其心在於正
君治國乎在於榮身固權乎正君治國之士以
同道為朋者一心愛君一心徇國黨益盛而君
益聖國益安矣人君猶恐其少黨豈患其彙征
乎榮身固權之士以同利為朋者營私蔑公後
君遺親其黨雖少亦足以罔上而亡國矣人君
當如撲火於始然豈待其寔繁乎然小人之心
惟利是求不顧君親故一時締結者或利盡而
交踈或勢逼而相圖其所謂朋黨者亦假合而

已非若君子道義之朋終始如一故歐陽脩曰
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言是也嗚呼商臣
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黨而紂以亡周臣三千
惟一心為一大黨而武王以王只在厥心之如
何耳雖然人君不先明理而徒以逆億為察則
其不以公為私以佞為忠者鮮矣此所以學莫
先於明理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

朱子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
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
於忍○朱子曰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

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真氏曰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君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女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朱子曰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朱子曰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臣按朱子有言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

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義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亦豈得而逃哉臣謂朱子此言備盡君子小人之情狀人主以是觀人思過

半矣。君子小人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大要愛君者為君子，愛爵祿者為小人。蓋小人不計其君之明闇，惟以爵祿為心。苟可以利身，則他不遑恤。雖至於迷罔君父，殘傷國脉，亦不顧也。是故爵祿之權在君上，則媚君上在權倖，則附權倖在外戚，則結外戚。甚至於潛通敵國，吠噬其主，亦無所不至矣。所愛者爵祿，何暇愛君乎？君子則不然，社稷為心，生民為念。苟可以正君，則他無所戀。義在守職，則君命有所不從。義在盡言，則天威有所不避。明義理，杜蔽惑，務引君當道，立於無過之地。如其不得官守，不得言責，食

祿而無所裨益，則奉身而退，亦出於不得已也。畎畝之中，一飯不忘。冀君之感悟，不以進退有間焉。所愛者君，何暇愛爵祿哉。末俗滔滔，道學不明。人臣既無正君之志，而人君亦悅人順己，以愛爵祿者為愛君，以愛君者為怨君。嗚呼，可勝歎哉。

右通論君子小人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

朱子曰：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

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大學

朱子曰命鄭氏云當作慢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胡氏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

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臣按人君雖知君子之可好小人之可惡而用捨之際不能行其好惡之實則無益於治亂之數故以舉錯得宜為貴雖然彼舉錯未能盡義者實未得好惡之正故也誠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則寧有舉之而不先退之而不遠者哉惟其名為好賢而實不好名為惡惡而實不惡故賢不肖倒置以歸於亂且亡爾朱子所論伏節死義之說言頗激切人主不可不知

故謹錄于左

朱子封事曰有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以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嘗

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朝殺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沈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

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
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
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
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
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

臣按朱子之說明白痛快可以一洗邪論矣昔
宋孝宗歎伏節死義之士難得張南軒以為伏
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此言約而
切矣人主亦不可不知也

右言用捨之宜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
共成天下之事也○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又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姤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杞高木而葉大處高而可以包物者杞也
義實之在下者瓜也義而居下側微之賢之象也
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
葉而包瓜人君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
屑也故必含章而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
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

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
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又曰天地不
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
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
仲弓問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明
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

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程子
曰天地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
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
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
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同
朱子曰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
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
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
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
化無窮矣此所以為仁也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朱子曰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又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羨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

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浸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污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朱子曰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少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好善優於天下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朱子曰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

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右言求賢之道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頤卦彖辭

程子曰聖人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程子論養賢劄子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

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古先招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使一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時賜召對，詔以治道三以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只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心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不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泉

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高宗命說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商書說命下同

蔡氏曰：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義如予罔俾阿衡，專美有

商

蔡氏曰：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耻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以伊尹望傳說。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
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蔡氏曰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高宗以成湯自期
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也○朱子曰人主
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
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少出於一而無多
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
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
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
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
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

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使政體日亂國勢日
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
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
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
已而可畏則必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
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行
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
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
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
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上威不立國
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

者臣不信也誅故辯臣中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孟子

朱子曰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朱子曰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之價直金萬鎰也

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子蓋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禮記

陳氏曰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

臣按此言庶官不可盡得全材當用其所長也蓋慎擇賢相委任責成則百官有司不必求備

於一人宰相不用極選則政柄授諸非人而朝廷亂矣有司必求備才則取人未免窄狹而庶職曠矣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程子曰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為朝廷官人不用賢也○又曰天下之士亦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

右言任用之道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

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

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禮記

陳氏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揚繫

朱子曰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誠齋楊氏曰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

可裂金可折君常人一心尚可以貫金石况薰猶同
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雞
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小雅鹿鳴之篇

朱子曰呦呦聲之和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

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

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

賓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

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

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

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言

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

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

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

為德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

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禮記

陳氏曰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

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

富貴之大過而然且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

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不可不敬以其為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以君之所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也。○或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朱子曰：不然也。脩身則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尊賢則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為姦以敗國，顧猶

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右言禮敬親信之道

○易曰履霜堅冰至

坤卦初六爻辭

程子曰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

朱子曰放謂禁絕之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張子曰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范氏曰佞人者止於諛說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

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至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張氏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則惡桀黷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傍羨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

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真氏曰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之鳩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謹盈朝言動少差箴儆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尙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臣按以箴儆之多為無聊者此特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者耳若人君正心脩身所好者學所樂

者善則箴儆之悅耳猶芻豢之悅口尚何無聊之有若內無脩己之實而假借集事者於箴儆之來勉強從之中心實不樂也豈能久而不變哉此唐玄宗所以瘠於用韓休而卒致天寶之亂者也

穆王命伯冏曰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周書

蔡氏曰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論語也也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朱子曰浸潤如水之浸灌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也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熒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巧言之篇

朱子曰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臣按人君誠欲用賢則必遠小人然後君臣可

以終始無間以成治道矣若惡惡不嚴使小人
 得搖讒舌則君子豈安於立朝乎夫讒人者善
 於伺候變態百端或陽助而陰抑或始譽而終
 毀粉飾羅織巧立名目指篤行者為偽善指守
 道者為偽學隱居尚志者謂之傲世難進易退
 者謂之要君廷爭譽諤者謂之賣直盡心國事
 者謂之專擅舉賢協力者以為朋黨矯革宿弊
 者以為亂政誣陷良善之術不可枚舉人君若
 不深惡而痛絕之乃為俱收並蓄之計則駸駸
 然漸入于術中終至於羣陰彙進君子遠屏矣
 嗚呼可不懼哉

右言遠小人之道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駒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置置然曰自得之無欲我何
 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二年仲任四年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子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治也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伊尹既復政厥辟將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作咸有一德篇名以陳戒○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在乎

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為誰曰諸葛孔明亮字統也徐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得見問討賊興復之策善之於是與亮情好日密佐昭烈取益州治之昭烈即位以亮為丞相臨崩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上表於後帝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今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出師伐魏卒于軍

臣按賢人者有國之器用也求治而不求賢猶捨舟楫而求濟川也今取伊尹諸葛亮出處之跡著于右舉此可見其餘伊尹之在莘也躬耕樂道若無意於當世而成湯再聘志猶確然及

乎請之愈勤其誠益著然後幡然應召志同德合格于皇天歷相數世至於放君而不以為嫌允德既終乃得致仕猶丁寧陳戒愈老彌篤諸葛亮之在隆中也抱膝長嘯高視宇宙若將終身昭烈再顧猶堅遁思及乎中心好之三枉不憚然後回心委質謨猷允符竭才輸誠期以恢復逮輔幼主政自己出人無間言強魏震懾庶幾禮樂斯二人者雖道有精粗德有大小其得君盡忠則一也非後世所能及也此豈特二人之賢為然哉實由人主有以致之竊觀湯之稱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其服之也至矣昭烈

之稱亮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其樂之也
深矣君臣相契如此則二人之篤契豈得已哉
後世之君好賢無如成湯昭烈者故聖賢之學
豪傑之才多老於家食而偷時識勢苟合取容
者滔滔得志欲世之治其可得乎雖然人君必
先窮理知言權度不差然後可以識賢矣知之
甚明肺肝洞照然後可以相信矣信之甚篤如
合左契然後可以相悅矣悅之甚親恩如父子
然後可以委任矣任之甚專未貳不參然後可
以行道致治惟意所欲而陶甄一時垂裕萬世
矣君臣相遇豈偶然哉五帝三王率由是道後

王所當取則也後世雖少康之主亦未有不用
人而自用者但君不及先王之聖臣不若古人
之賢故功烈未免卑卑若其反是者則既無
修己之功又昧知人之鑑或取以虛名或悅以
順從好之而不克終任之而不免疑議論乖時
而猶拘以爵祿逢迎誤君而猶許以忠良國事
日非而上下皆莫之憂懲乎此者則又多疑多
忌自用而不任人聰明不廣叢脞失職其廢天
工隳庶績而歸于亂亡則一也人主所當深戒
也伏惟 殿下垂鑑焉

聖學輯要卷之五

聖學輯要卷之六

為政第四下

取善章第三

臣按君臣既相得矣而必須取人之善君策畢舉然後可以致治故取善次之

伊尹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商書咸有一德下同伊尹陳

成太甲之辭

蔡氏曰言君民之相領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

無母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貴賤不同至於

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

聖學精義卷之六
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氏曰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

箕子告武王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

周書
洪範

蔡氏曰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所謂中人也受者不拒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則錫之以福福者爵祿之謂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論語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中庸亦孔子語

朱子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隘野

朱子曰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朱子曰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言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大雅板之篇

朱子曰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豐城朱氏曰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

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臨卦六五爻辭

程子曰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

五是君位二是

臣位五二是

為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

者也夫以一入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其知大矣大君之所宜也其志可知

臣按天下至廣也事機至煩也人主以眇然之

身處靜居簡而應之有裕者不過集天下之智以決天下之事爾人各有智故愚者亦有一得苟能悉取衆智合為一智而在我衡鑑精明得中則天下雖廣運之掌上事機雖煩決之建瓴矣蓋以天下之目為目則明無不見以天下之耳為耳則聰無不聞以天下之心為心則睿無不思此聖帝明王所以鼓舞天下而不勞心力者也反是者則蔽於自聖適於自用樹其聰明陵駕一世視天下之人舉歸於莫己若而帷薄之間蕭牆之內見聞尚有所不及況於天下之廣乎嗚呼不自聖智務取於人似乎卑下而實

是大舜之所服行也。以舜之聰明，豈有所不及於人而必曰取人為善何哉？誠以道理無窮而聖人之心廣大，公明聞一善言沛然由之，無間於人已，故集天下之善為一己之用。此舜之所以極其聖也。何必自聖自用，務高於舜而反趨暗塞之徑乎？或問人君雖欲集合羣策而賢士無應命者，則奈何？曰：只患人君無好善之誠耳。夫苟好善以誠，則士將輕千里而來，賢者欲行其道，智者欲盡其術，直者思獻其忠，勇者思効其力矣。何憂士之不應命乎？若有好善之名而無其實，羣策既集，權度失當，指蘭為臭，指炭為

白，鑊錐為鈍，鉉刀為銛，又或是非邪正茫無取舍，發言盈庭，一不見施，杳然若墜深井之中，則士將望望而去矣。後雖有求言聘士之時，孰敢有應命者乎？此皆人主所自取也。得失如斯，伏惟
殿下垂察焉。

識時務章第四

臣按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羣策雖集，必先取其切於時務者，故識時務次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程氏遺書明道先生語

葉氏曰：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

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商書說命

蔡氏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薛氏曰處大事識為先斷次之

右泛言時務之當識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卦象辭

程子曰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綸

謂營為也○朱子曰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子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繫辭

程子曰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朱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

心之正也

右言創業之道

○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商書說命○傳
蔡氏曰憲法愆過也言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也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雅假樂之篇

朱子曰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漢鄼侯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帝恠相國不治事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右言守成之道

○易曰恒亨利有攸往恒卦彖辭

程子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革言三就有孚革卦九三爻辭

程子曰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無過矣

又曰包荒用馮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泰卦九二

及

程子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

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

及廢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比日遐遠者也特恭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率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恭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恭之道有此四者則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又曰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

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董氏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祿日來○朱子曰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為嫌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耳

右言更張之道

臣按時務不一各有攸宜撮其大要則創業守成與夫更張三者而已創業之道非以堯舜湯武之德值時世改革之際應乎天而順乎人則不可也此無以議為若所謂守成者聖君賢相創制立法治具畢張禮樂濟濟則後王後賢只得按其成規垂拱遵守而已所謂更張者盛極中微法久弊生狃安因陋百度廢弛日謬月誤將無以為國則必有明君招輔慨然興作扶舉綱維喚醒昏惰洗滌舊習矯革宿弊善繼先王之遺志煥新一代之規模然後功光前烈業垂後裔矣守成者雖中主具臣亦可勿失守成易

更張者非有高見英才則不能也更張難當守成而務更化則是無病而服藥反致成疾矣當更張而務遵守則是嬰疾而却藥卧而待死矣或問守成非大無道之世則皆能仍舊矣若更張則必待其人雖欲更張而無其人則奈何曰不然人君無意於斯世則已矣如使誠心願治則明明揚仄陋豈無其人乎自古人君曷嘗有學道好賢志濟蒼生而求賢不遇竟不能有為者乎惟其所學非道所好非賢故志雖勤而道益離賢益遠耳譬如子孫守先人之舊宅年深村故腐朽將頽而非遇工師不能修改主厥家

者將不遠千里急求工師乎抑諉以不得工師
坐而視其傾圮乎更張弊政何以異此嗚呼人
情安於故俗世習溺於前規膠柱鼓瑟守株待
兔苟幸目前之無事釀成意外之奇禍者多矣
伏惟 殿下深戒焉

法先王章第五

臣按時務之宜雖能曉達先王之政不能追復
則譬如不遵規矩手造方圓終不能挽回世道
以成至治故法先王次之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
之法度也

今有人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
行先王之道也

朱子曰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
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
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
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
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
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

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朱子曰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為智乎

朱子曰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入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為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朱子曰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

說曰人求多聞時惟達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商書

蔡氏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程子曰先王之世

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又曰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臣按後世之君非不慕三代之盛而只以古今異宜莫之敢行明道先生劄子極論三代之可復而言皆據實可據而行故謹錄于左

程子上劄於神宗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救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言不論古今治亂若生民之理有窮則唯以聖王之法可改其弊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

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

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盛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

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千里之災，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

曰昔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

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三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致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臣按三代之道決可行於今日程子之論詳矣

只是蔽於流俗終不克行文武之政付之空言
上下數千年間長夜寥寥可為於邑夫仁政必
可行者聖賢之說也古道不可復者俚俗之談
也時君世主不信聖賢之說深契俚俗之談其
故何哉自無嚮道之志又乏好賢之誠宜乎樂
因循而憚振作也幸而人君欲行古道親近儒
臣稍有所為則流俗之謗叢沸蜩喧必使沮敗
而後已人君信道不篤知賢不深安得守初心
而不變哉蓋流俗之痼難於猝變一朝施以古
道則君情不安初聞轉見橫逆乃事勢之必然
也以此為拘竟不能有所為則世道之降何時可

回乎譬如患冷疾者客熱寄于骨髓之上稍用
治冷之劑則煩痞尤甚若患客熱恒飲冷藥則
腹中積冷無時可醫終亦必死而已矣嗚呼後
世之所謂士者所讀者典謨誥訓所慕者孔孟
程朱孰敢以非聖之言出諸其口乎至於行身
為政則大有不然者一欲以聖賢之教施於邦
國則輒看驚駭族駭左排右抑以為不測之禍將
起於朝夕若聞安常守故之論則同辭唱和比
於布帛菽粟果若是則聖賢設虛言以欺後世
讚為喙為美饌指水火為可蹈而鄉里鹿鄙之
語乃能平正的實傳萬世而無弊也六籍何必

讀五教何必設乎噫人臣非毀古道者是鄙夫
之真情也亦可恨者人主莫之悟耳何則彼鄙
夫者所好者爵祿所貪者權勢所求者賄賂所
樂者奢淫所便者安逸偷時得路志滿氣盈苟
幸目前不見禍敗而已異日宗社之憂豈其所
憂乎誠使人主有志於復三代之治而求賢委
任則其爵祿不可保也摠攬綱紀則其權勢不
可固也朝廷清明則賄賂不可受也禮義成俗
則奢淫不可獨也考績黜陟則安逸不可恒也
如是則人君之行古道乃鄙夫之鳩毒也安得
不同心盡力以撓之乎間有賢士大夫識見淺

短只好安靖者亦從而助之尤足以取信於人
主而士之懷才抱道可以經濟者又皆韞積待
賈不敢輕進無以自達於人主焉若在廷之能
談古道者不過狂簡踈脫之流耳豈足以明治
體止羣咻以得人主之傾向乎此古道之所以
終不能復也必也人主穆爾深思沛然決決必
得學明行高才誠兼備之士為之輔佐一年有
一年工夫而不使俗論廁乎其間然後疑難者
漸信非笑者漸服忌嫉者漸伏而古道之行可
庶幾也伏惟
殿下省念焉

謹天戒章第六

臣按人君事天如子事父念念對越不可少忽
人事既已慎脩而天戒尤當祇畏故以謹天戒
次之

伊尹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商書太甲

蔡氏曰敬仁誠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
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
者民非元后何戴鯀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
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
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
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則一德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商書咸有一德亦伊尹語

蔡氏曰二三則雜矣僭差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虞書大禹謨

蔡氏曰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
順善從惡也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
響之出於形聲也

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丕回以受方國大雅之篇

朱子曰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所謂敬也文王之
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

國也

此言善以受福

聖學輯要卷之六

十八

成湯作誥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商誥

蔡氏曰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

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此

淫以受禍

右言福善禍淫之理

○胤侯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

厥后惟明明夏書

蔡氏曰謹者恐懼脩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

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

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

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大雅板

朱子曰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

也衍亦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

不敬也○董氏曰人之所為其美惡乃與天地流

通而往來相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

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犬無道

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匡
衡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
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
靜者動之地類陽蔽則明者暗之日類水旱之災隨類
而至

帝曰降

亦作

水徹予

虞書

真氏曰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沚水其災雖起堯
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
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者已類如此其後成湯憂
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宮室崇
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諛夫昌與夫以成湯之聖

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
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
之未聞舜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
舜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
之於桀女媺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
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周公曰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周書無逸

真氏曰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已也○
史記曰太戊立伊陟為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
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
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殷道復興

號稱中宗

漢宣帝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者前漢

真氏曰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明先王之術者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為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為迂闊矣

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納鑿鑿將有其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其肯綮為帝出哉

右言遇灾脩省之道

○成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周書周官

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程子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徂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綯繆，莫侯牖戶。今

女汝下民，或敢侮予。綱風篇

朱子曰：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綯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以此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右言預防患難之意

臣按：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君能行善政，和氣感乎上，則災

異作焉。天何心哉？皆人所召耳。第於其間有常有變，善之致祥，惡之致災，理之常也。善不見祥，惡不見災者，數之變也。聖賢之君因災修省，則災變為祥。庸暗之主，狃於無災，則反招殃禍。此必然之勢也。大抵應天以實，不以文；誠以實心，脩實德，則危可使安，亂可使治，亡可使存。何災之不可弭乎？惟其外示恐懼之容，內無脩省之實，故天怒不可回，國勢不可救耳。人君當國家閑暇之時，當預脩德政，深防患難，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况有災變，以警發者乎？常人之情，憂現目前，則稍能謹慎；患在慮外，則類不知戒。是故

當災異之初作也雖比主亦知驚動及乎災異
屢作不見朝夕之應則玩而不懼殊不知妖孽
之應或緩或速速則禍小緩則禍大患難既作
亡象已著然後雖欲革心脩德已無及矣千古
以來覆轍相接吁可悲哉嗚呼成湯自責而大
雨千里大戊從善而祥桑枯死此以實心修實
德之效也伏惟 殿下取法焉

立紀綱章第七

臣按上六章備論為政之本及為政之具而此
章以下乃論為政之事為政之事以立紀綱為
先

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否善計天下者
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昌黎文集

韓氏曰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
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
其知所以為天下乎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
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朱子曰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
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
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
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路諸路
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眾職以與

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

右泛言紀綱之當立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禮記

朱子曰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又封事曰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

於天子則際天之所履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萬事之弊由此而出豈不可惜也哉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耻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平

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是以紀綱撓敗中外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習為軟羨之態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勅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君譏衆排加以

矯激之罪尚復忍言之哉

右言無私心是立紀綱之本

○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虞書臯陶謨○臯陶告帝舜之辭

蔡氏曰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

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

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

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

者也○程子曰萬物皆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如

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

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
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
與誅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論語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
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
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程
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
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禮記○亦

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之失
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
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朱子封事曰臣
聞四海至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
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
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
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
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
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

而必去也。然網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
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
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
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
缺也。網紀既振，則天下之人將各自矜奮，更相勸
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
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
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
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
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
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

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
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
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洗濯其心，而有以大
警教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賞
罰，則何以振已頽之網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
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
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
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
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則天下幸

甚

朱子前後封事陳當時之弊而切中今日之病故詳錄焉

右言公賞罰是立紀綱之法

臣按紀綱者國家之元氣也。紀綱不立則萬事類墮。元氣未固則百骸解弛。公之議者開口便說紀綱之當立而未聞有領其要者也。夫為政而能立紀綱如學者集義以生浩然之氣也。豈由一令之得正一事之合宜而遽見其效哉。夫上無必治之志下懷持祿之心見善而不能舉見惡而不能退有功者不必賞有罪者不必刑道學廢絕教化陵夷風俗靡然惟勢利是趨而徒以口舌切切然稱道紀綱之當立則是何異痼病之人口說良藥而實不下咽者哉。必也君志先定典學誠身發號舉事莫不粹然一出於

大公至正之道使羣下咸得仰觀君心如青天白日觀感興起然後尊賢使能黜儉去邪考績核實信賞必罰施為注措無不順天理合人心大服一世則紀綱振肅令行禁止天下之事將無往而不如意矣。此二帝三王所以悅服人心維持世道傳數百年而鞏固不解者也。今日之法不行治不成者皆由紀綱之不立也。伏望殿下振起焉。

安民章第八

臣按紀綱既立百僚奉職然後治具乃張澤被生民故次之以安民。

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
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商書

蔡氏曰后主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

帝命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虞書大禹謨

蔡氏曰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

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
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
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
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

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
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
聖人之心也

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夏書

蔡氏曰此禹之訓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
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
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踈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
故謂之近以其踈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
之也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
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

右言君民相須之道

○穆王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周書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之辭

蔡氏曰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康誥語止此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大學

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

之不待學而後能也○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嗚呼富人哀此罔獨孟子

朱子曰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

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駘可也堯舜粹貌○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
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
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
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
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息
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右言愛民之道

○召公告成王曰王其疾敬德其王能誠于小民今
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周書
蔡氏曰誠和若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

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
敬德用顧畏于民之若險可也

五子之歌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凜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夏書

蔡氏曰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
能勝我矣朽索易絕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
可畏之甚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
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子得罪於
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
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
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

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封之以麥丘

右言畏民之道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
朱子曰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大學

朱子曰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

起也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 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言此三

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

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

所同者心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

心乃矩也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子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

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少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

孟子下同

朱子曰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也○晁錯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

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右言繫矩之首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周書無逸

蔡氏曰：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

哉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蔡氏曰：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論語

朱子曰：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朱子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

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朱子曰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朱子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朝之效以理而

觀於長久則一朝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未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野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牟然後已何如孟可

朱子曰盈之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朱子曰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近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

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于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

右言薄稅歛之道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禮記

陳氏曰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周禮

鄭氏曰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政

力役之征也

財盡則怨力盡則對春秋穀梁傳

真氏曰此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斂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莊公九年冬浚洙春秋經

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安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達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泲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右言輕徭役之道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卦象辭

程子曰澤上有風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

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虞書大禹謨下同

蔡氏曰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民皆能協於中道則刑果無所施矣懋勉也舜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皇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不及嗣賞
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

蔡氏曰嗣親而世疎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
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
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雖大必有故犯雖小
必刑罪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疑其
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經常也謂法可以殺
可以無殺則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
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

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
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息而不使執法之
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
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
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
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皇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
以歸功於上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
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下同

朱子曰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

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
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
殺乎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
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
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
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
人之言蓋如此

右言慎刑罰之道○臣按薄稅斂輕徭役慎刑
罰三者安民之大要也必待辨別義利節用生
財制民恒產脩明軍政然後備盡安民之道故
下文以此為序

○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
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
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皆羞利而不與民
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荀子

漢文學

郡國所舉文學也

曰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

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傳曰諸侯好利則
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

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
來年為之衰新穀孰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
以兩贏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今狗
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
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
身發財大學

朱子曰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以身
以殖貨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子曰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
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陸贄
諫德宗曰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
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
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
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兆庶之心
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
乘以效匹夫之藏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
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為人
上者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
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

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朱子封事曰：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不知其幾何。徒使版曹經費闕之日，其督趣日

峻以至廢去。祖宗良法，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臣按天子之富藏於四海，諸侯之富藏於百姓，有倉廩府庫為公共之物，不可有私貯也。國君有私貯，則是謂征利利源一開，羣下爭趨，何所不至乎。臣愚以為殿下誠欲有為，則必先以內帑及內需司付之戶曹，為國家公費，不以為私財，使臣民曉然仰觀。殿下無一毫征利之心，然後可以洗滌污習，扶舉四維，陶成至治矣。殿下所當深念也。

右言辨別義利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大學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朱子曰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禮記

陳氏曰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庶

蓋以樂侑之也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卦

辭

程子曰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又損卦傳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

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朱子曰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右言節用生財

○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

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恒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罔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反

朱子曰輕猶易也此言民有恒產而有恒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朱子曰贍足也此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者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音促罟不入洿音烏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朱子曰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數密也罟網也洿音烏池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屬不守也禁民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

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庠序皆學名也申重直用也丁寧反覆之意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

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象泰卦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

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財制成其施

為之方也輔相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補助化育之

功成其豐美之利也

右言制民恒產

○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象師卦

程子曰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

其眾也○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
養民則可以得眾矣

師貞丈人吉无咎象師卦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眾以毒天下而

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

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

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

心之從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

眾所畏服則是也

詩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他歷蠻方

大雅抑

朱子曰戒備戎兵作起過遠也

臣按古者兵農不分平日厚民之生浹以恩澤時試武技簡以鬼狩無事則為比閭族黨受教於司徒篤尊君愛親之行有事則為伍兩軍師聽命於司馬奮親上死長之志故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莫之敢敵後世養民之政不舉點兵之法徒嚴驅市人而赴敵竭國用而給餉此唐宋兵政之弊也我國先王選民為卒寄兵於農贏糧就軍番休迭息國無餽糧之費士無獨勞之嘆其法甚美而只緣民生漸困植根不固鎮將侵剝流散相繼臨戍填闕替以族鄰逋亡

日衆流毒日廣刷丁充額逃不旋踵務完兵籍實擁虛簿其勢必至於民無子遺然後乃已也究厥弊源則實是民無恒產將不得人之所致此所以容民畜衆為軍政之本丈人帥師為軍政之綱殿下所宜深念也

右言修明軍政

臣按君依於國國依於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失所天則國失所依此不易之理也王者之政不過以父母斯民為心紓民之力厚民之產使所天有裕得以保其本然之善心而已人君不能行此政者類錮於多慾而莫之自

度蓋欲利於己必害於人安有充其多慾而害
不及民者乎間有人君雖無多慾之累而因循
怠緩不能振救斯民者此與多慾有間而其不
解倒懸剝喪邦本同歸于亂亡則一也嗚呼父
母之於子中心愛之遂其所樂去其所惡無所
不用其極人君誠以父母斯民為心則一民之
失所皆我赤子之入井也將狂奔盡氣而救之
孰有坐視赤子之入井而晏然談笑以為當然
者乎古之聖王深知厥職在於父母斯民故憂
勤惕慮不遑暇食心心念念惟在斯民其惜民
力若肌肉之難割其業民產若調飢之求哺其

革弊瘼若急病之服藥必躋斯民於至足至樂
之域然後乃慊於心故息浹骨髓愛結肺腑為
君赴死易於舍館國家之勢安得不長治久安
乎人君惟無父母之心故小民亦無愛戴之念
飢寒切身禮義都喪其視君上如豺虎寇讎而
為君者方且易而侮之以為莫敢誰何禍胎伏
於冥冥之中而不知為戒一朝變起慮外患生
所忽匹夫匹婦皆為勍敵然後雖欲悔之已無
及矣夫民力不休民產不殖則雖兵強如秦財
富如隋無異於撥本之樹枝葉雖茂其枯可立
而待也况富強不及隋秦者乎是故愛民所以

聖學輯要卷之六
四七
自愛也安民所以自安也夫所謂安民者為之
興利除害使樂其生之謂也若因陋守訛荏苒
姑息一弊未革一政不舉而徒諄諄然朝號暮
令曰我欲安民云爾則是非誠心愛民也斯民
也至愚而神豈得以口舌相欺乎今者斯民之
失寧
殿下之所知知而不救則民怨益甚
伏惟
殿下惠鮮焉

明教章第九

臣按禮記曰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
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先富後教
理勢之當然故安民之後終之以明教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下同

朱子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
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
無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
為惡之心未嘗止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朱子曰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
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
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耻於不善而又有以至
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又曰政者
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

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道寸之敬讓而爭自息。○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

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

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
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被蠻
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
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怨毒盈於世禍幾及身
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
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
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右言興教之本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

虞書
舜典

蔡氏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
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以
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寬裕以待之也使之
優柔浸漬以漸而入也○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
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
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

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禮記

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相見則相見只有

考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

飲食衣服事為百工之異別有五方之械器度量數制

度量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

右言立教之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君子如欲化民成

俗其必由學乎禮記

陳氏曰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

耳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州有序國有學

陳氏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

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為

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為州二

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教黨學所升之人也

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

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吳氏曰樂正掌教之官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

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也造成也○陳氏曰古

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必截然棄彼

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

可教禮樂也○董氏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

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于一以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猜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

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中古以來道術分裂老莊揚墨申韓蘇張

之說惑亂斯民降及漢唐重之以竺學天下質

質莫適所從豪傑之士類多沉溺然而當是之

時人材輩出往往適於實用自宋以後程朱之

功撐柱宇宙道術一統更無他歧宜若易於成

材而惟其不學故世道日下人心污穢不顧義

理惟利是求人物之眇然反不及於異端橫務焉

之時足知利欲之害甚於異端也深可慨嘆

殿下所宜汲汲復古以教誨成就之也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周禮下同

朱氏曰物猶事也興猶舉也三事告成鄉大夫舉

其賢能而以禮賓之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一

朱氏曰知別是非仁無私欲聖無不通義有斷制

聖學輯要卷之六 五十二
盡己之心曰忠無所乖戾曰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朱氏曰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婣謂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恤賑於貧窮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朱氏曰禮五禮樂六樂射五射御五御書六書數九數○陳氏曰禮以制中樂以道和射以觀德行御以正馳驅書以見心畫數以盡物變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缺者也○程子曰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

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又曰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須入理皆盡然尚以此秉彜銷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董蔡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辭象辭

程子曰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
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
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
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
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動其事而所享有
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
于公卿日至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至於富侈億兆
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
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
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孔子
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雅

早麓之篇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各得其所
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朱子曰此
詠歌文王之德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大雅文

朱子曰言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
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程子告神宗曰
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耻蓋亦
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

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
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此言教人本○又
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
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
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又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
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
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
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

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
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
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
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
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
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
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
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
達治道者

右言興學校以正士習

○易甲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漸卦象辭

程子曰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成王命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周書君陳

蔡氏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而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

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周禮

朱氏曰不從三物之教則設刑以糾之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愆

周書畢命下同

蔡氏曰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為政者因俗變革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氏曰淑善慝惡癉病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

易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

乎已而已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也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

右言分淑慝以糾風俗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在其地者

禮記

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諛也

論語

朱子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諛求媚也

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大雅旱麓之篇

朱子曰回邪也○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也○朱子封事曰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誦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祿福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

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

聖學輯要卷之六 五十八
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
性者不可感以神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
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
則天下幸甚

右言正祀典以絕神姦

臣按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司牧實無君師牧以
養之君以治之師以教之然後斯民得以安其
生革其惡與其善焉三代以前三者各盡其道
故政成化行治隆俗美降及後世道學不行人
君自無躬行之實無以表正四方只以法令把
持一世間有慈仁之主或致斯民之富庶而教

則蔑聞何怪乎彝倫失叙風俗頹敗乎古道之
不行厥惟久矣常人耳恬目習皆以為當然反
以古道為可駭可愕之事志士所以憤惋不已
者也夫所謂古道者非若挾山超海陵空駕虛
之謂也只是父子盡其仁君臣盡其義夫婦盡
其別長幼盡其禮朋友盡其信之謂也此皆根
於天性發為懿德本非難行者也惟其氣稟拘
於前物欲汨於後加之以產業無恒展轉失所
救死不贍喪其良心徒知刑辟之可畏不恤名
節之可守增邪長偽巧避法網於是上之人不
思教化之有道但憂刑法之不密添科益條以

防其欺法愈密而姦益滋風俗日壞世道日卑而不可救矣或有慨然思矯世習者又不知設教有因化民有漸徒慕其名未得其實後本先末有教無效於是世人之樂縱恣憚繩檢者乘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真不可復此何異於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而以為水不勝火也哉必也人君先務躬行得賢共治朝廷命令悅服人心使顛連無告之民咸懷興起之念然後祛其弊癘以解其苦制其田里以遂其生設學而教之以指其路制禮而束之以檢其節為鄉射鄉飲酒之儀以導其和旌善以勸而使決所趨

瘴惡以懲而使決所背則將使學校致教育之盛鄉黨興敬讓之風時升大猷刑錯不用禮樂濟濟矣古道豈真不可行於今日乎或問此則然矣若必待人君躬行先致富庶然後乃可設教則躬行無日富庶無期無乃終無設教之日乎答曰人君苟不知躬行不務養民則是坐而待亡無策可救矣尚何古教之可設乎若又必待人君成德斯民富庶然後乃欲設教則此亦執一之論也惟是人君方立躬行之志方發施仁之政而漸次設教則養與教可以並行而相成矣化民之道其要如此伏惟 殿下勉勵

焉

為政功效章第十

臣按人君既盡教養之道則必有風動之化貽厥萬世故著其功效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不興盜賊不作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禮記

陳氏曰謀閉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也大同公道大同之世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孟子

同下

朱子曰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朱子曰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

朱子曰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緩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音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中庸

朱子曰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言仁被天下之效

○詩曰假音當作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大雅假

朱子曰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又曰文王在上於音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

文王
之篇

朱子曰言文王既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東陽許氏曰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孟子謂滕文公曰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右言德合天心之效

○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前王不忘周頌烈文之篇

朱子曰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前王謂文武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大學

朱子曰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舍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也

右言澤流後世之效

臣按為政之效至於仁被天下澤流後世聖人

之能事歲以加矣可謂高遠而難於幾及矣雖
然本之躬行循序漸進則如行者不退必至於
赴家食者不輟必至於飽腹初非捕風捉影不
可求效之比也第患人主真以為高遠而莫之
為耳聖王之政布在方冊如規矩在手可制方
圓初雖齟齬後漸純熟矣何患王政之不能行
乎人主之病凡有二焉一則牽於多慾以為王
政不可行一則溺於流俗以為王政不能行牽
於太慾者是非之公常蔽於利害之私溺於流
俗者聖賢之言常屈於鄙俚之談後世之治日
常少職此之由夫躬行仁義者天德也教養生

大疑多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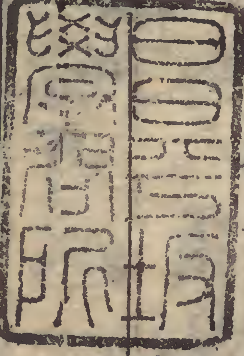
民者王道也後世人君常曰予小子何敢望古
道乎天德王道之說認為古人之事而不涉於
己人臣有進言者則輒指笑以為高談無實殊
不知吾心之正大無私即天德也處事之合宜
而順於人心即王道也時無古今道非高遠即
在於日用之常特患未之思耳多慾之主安於
暴棄固不足道矣間有為善之君亦多不免為
流俗所移尤可痛惜流俗之言必曰古道決不
可復今若輩舊更新則人心不安將至於危亂
人主深入其說故儒者之談邁邁落落終無相
合之理何不深思曰今者紀綱振乎廢乎士習

正乎倫乎宰相經邦乎尸位乎百僚任職乎急
 事乎斯民休養乎困瘁乎如使紀綱振而士習
 正宰相經邦百僚任職斯民休養則此幾於王
 政矣一變可以至道古道何為而不可復乎如
 使紀綱廢而士習倫宰相尸位百僚急事斯民
 困瘁則是將亡之象也所當汲汲矯革而安於
 姑息反以有為為非者何歟無乃常人智慮淺
 短不思異日之大憂只求目前之無事歟抑賢
 者在野不肖者在朝同辭罔上而實非國人之
 情歟抑當路者才智不足既不能自做又不知
 薦賢只欲苟道罪責歟如是思之得其所以然

則流俗之群咻可以一揮而定矣自古無道之
 邦不容善人故人臣為善而陷戮者固有之矣
 未聞人君行道而受禍者也蓋君上造命回亂
 為治只在一心一心向道力行不已則施於有
 政世道一變矣安有立紀綱矯士習任宰相熙
 百工安庶民以追先王之道而反見禍敗之理
 哉嗚呼不思而已矣或問為政必追先王而人
 主躬行尚未成德則奈何曰修身先於治國只
 言其序當然耳若必待修身極其至然後乃可
 為政則允德未終之前將置國家於何地歟程
 子曰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

法三代之治程子豈妄語欺人者乎但得人主
識取捨誠好惡奮必治之志而求賢信任則德
雖未成治道可始也自此以往漸至於學日就
德日進政日理化日廣則修身治國可以並臻
其極矣伏望 殿下畏上天之命思父母之
責念百年社稷之重憫赤子塗炭之苦充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弘濟黎元煥興禮樂一
新世道比隆三五以光 祖宗之前烈以垂
範于文子文孫萬世幸甚

聖學輯要卷之六



文化己巳

因

文化己巳

